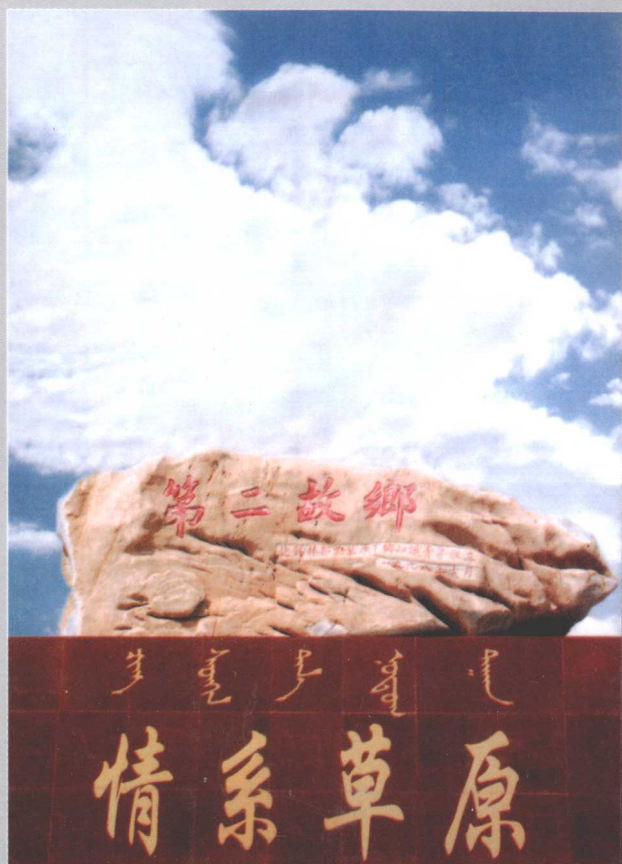


岁月如歌

下册



锡盟政协文史委员会



岁月如歌

纪念知青上山下乡 40 周年文集

下册

(文史资料第七辑)

锡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锡 林 郭 勒 晚 报 社

《岁月如歌》编委会

主 任：其木格

副主任：阿格旺 包海山 白国华

编 辑：白国华 郭庆云 特布信 闫铁生 田晓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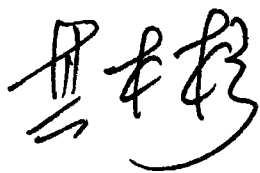
艺 帧：锡林夫

序

自 1968 年大规模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 1978 年结束,已经整整过去 40 年了。在这场运动中,全国大约有 1700 多万初中、高中生,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掀起了一场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徙、震动了数以千计的城镇、数以万计的村庄和数以百万计的家庭。

锡林郭勒草原在当时也曾有 4000 多人的知青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北京、天津、呼和浩特等其它城市。主要分布在苏尼特、乌珠穆沁和锡林浩特、阿巴嘎草原上,在这片草原上,他们挥洒汗水和鲜血,将宝贵的青春和理想,甚至是生命留在了草原。尽管当时有过盲目和狂热、有过消沉和沮丧,然而,他们没有沉沦。日月轮回,花开花落。知青与牧民群众共同走过坎坷的道路,也结下了深情厚谊。这种友谊和经历,一直珍藏在心里,成为难以割舍的记忆。

往事如烟。当知青运动 40 年之际,当年的知青,绝大多数回到城市。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和事业上勤奋而努力,有的在海外发展。但一提起草原,便魂牵梦绕,心弦震憾。历史已经作了结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对于发生在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何评说,并不是本书承担的任务。我们只是将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在那个时期社会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中情和物的真实场景展现出来,为文史资料工作留下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2009 年 6 月

目 录

半生情结系草原	张 榕 (1)
说说草原	王乃东 (7)
燃烧在草原上的青春岁月	鲍志刚 (42)
铭刻在心中的记忆	鲍志刚 (50)
赫林巴干	郑 兵 (55)
发端:1967年10月9日	曲 折 (61)
走过40年	连福兰 (68)
不息的煤油灯	李立祥 (73)
草原摩丝	马晓力 (76)
金莲花	李立祥 (80)
在草原上养猪	李立祥 (83)
草原上的摔跤比赛	李立祥 (86)
赤脚医生	刘玉琴 (89)
养狼	杨 刚 (92)
皮裤	老 鬼 (96)
卖货钱	张海一 (100)

乐在草原	杨 丽(104)
老孙头	常月琴(110)
喇叭阿姨	连福兰(118)
回家	李 颖(122)
姚马倌打狼	王 伟(127)
野韭菜馅饺子	连福兰(130)
在那金莲盛开的地方	李 颖(133)
又看《刘少奇访问印尼》	潘 怡(136)
“勇气”的故事	谢小庆(139)
最香的肉饼	王东飞(141)
你好,乌珠穆沁	李立祥(146)
恋草原唱草原	张娜依(152)
牧羊与画羊	李立祥(154)
嫁给牧民的北京知青	佚 名(157)
骆驼也识途	王东飞(181)
家	田晓琦(185)
北京知青的情怀	胡良骥(189)
从赤脚兽医到国家首席兽医官	张娜依(197)
草原情未了	申晓亭(201)

乐园	孟小青(207)
画笔的永恒——草原	李立祥(222)
50 元钱	刘玉琴(227)
天边有朵绚丽的霞	马晓力(230)
额里吉赫	刘一兵(233)
我们把草原延伸到北京	任春魁(237)
草原的情缘	马瑞芬(242)
留下的知青	连福兰(245)
猪的故事	陈明明(249)
挚情、挚谊.....	翟胜臣(253)
难以忘怀的记忆	杨馥芳(257)
岁月如歌(代后记)	白国华(261)

半生情结系草原

——写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

张 榕

在当今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网上，利用“google”地域搜索引擎，从东半球找到中国，从内蒙古找到锡林浩特，从西乌旗找到达青宝力格牧场，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空中锁定并俯瞰宽阔的草原、山川和蜿蜒的河流。

温都尔湖、查干宝力格、查干淖、密斯庙泡子、乌尤吐、迪严庙、大水波罗……，看到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名，这些我们曾经作为“知识青年”生活过的地方，心中久已尘封的记忆潮涌般澎湃起来，不禁使人潸然泪下。

四十年前，我们从各地来到草原。那时，不到二十岁的我们是城市的弃儿，是被政治斗争的需要抛到了这里，虽然是不得已作出的无奈选择，却给我们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如今，随着时光和岁月的流逝，当年那些生活环境的艰辛与苦涩似乎已经

渐渐地淡忘了、模糊了，记忆中留存的反而大都是些美好的东西。

在当时农村经济极度贫困、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情况下，似乎全国各地都不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我们之中的不少人在父母被“打倒”并关进牛棚之后成了“狗崽子”，生活无着，除了上山下乡以外没有其它的路可走。他们过春节之所以不回家探亲并非出于“扎根农村、铁心务农”的誓言，实在是因为无亲人可探。即使有些人的父母是普通百姓，也因为生活拮据没有路费而难以回家。一群没有社会地位的“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来“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其处境可想而知。但是草原人却用他们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接纳了我们这些虽然叫做“知识青年”但却并没有多少知识的年轻人，他们称我们为“孩子”。

在草原的那一段日子里，像母亲一样的老“额吉”们照顾着我们的生活，像兄长一样的“阿哈”教会我们骑马、放牧的技能。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没有牧民们的帮助，我们根本无法应付草原的平凡生活，更别说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和草原大火那样的自然灾害。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中，我们很快成熟起来并且越来越像真正的草原人。

虽然当年来到草原是我们自愿的选择，尽管是出

于天真和无奈。虽然当时没有上大学继续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但是却学到了在其它地方不可能学到的人生知识。我们有怨,但无悔。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被别人尊重,学会了生存所必须的技能;在这里,我们懂得了与人为善和乐于助人,也学会了如何看人和做人。几年的时间,草原人的耿直、豪放、勇敢和嫉恶如仇深深地影响到了我们,草原人的性情和胸怀已溶入了我们的心灵之中,铭刻在骨子里,这一笔精神财富足够我们受用一生。

人们似乎只有到上了年纪的时候才有时间回忆过去和思考人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这些当年的姑娘小伙大都已年逾花甲,不少人都已离开工作岗位退休在家,并远离了严酷的社会竞争和事业拼搏的时候,才发现在表面平静的生活中有一股思绪在心底萌发、鼓动和膨胀,甚至使人辗转反侧、坐立不安。

经过了大半生历练的人大都已心静如水,但是一提到草原,一提到草原人,我们却都莫名地激动起来,一种说不清的思绪马上喷涌而出。对于一些因阴差阳错最终没有回到故乡的知青来说,总在意识的最深处觉得自己的故乡在草原。拿起电视机的遥控器,会下意识地选出内蒙古卫视。看到马在飞奔、风车旋转,就想起了草原。看到了摔跤比赛和文艺演出,就

想起了那达慕和乌兰牧骑。在众多题材的电视剧大片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静静的艾敏河》、《悲情布鲁克》或《东归英雄》。我们最爱吃的是牛羊肉，最爱哼唱的歌是《蒙古人》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听到长调就激动、发狂和流泪，到老了我们才发现，其实这么多年来从未改变。虽然为数不多的老照片已模糊、发黄，但每个人都细心地保存着，因为它承载了我们太多的情感。

这是一种被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思念和牵挂，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一直小心呵护着的心灵中保留着的那一片最原始最纯真的思念，并不时地捧出来拂去灰尘，仔细端详并回味、思索。在平时它被社会生活掩埋和湮没，但是一旦涌上心头便会不可遏制地迸发。呵，那是对草原的思念，是对乌珠穆沁的思念，也是对草原亲人的思念。回草原去！去看那天那草那水那人，去看那现已天各一方，头发斑白的老“知青”。这恐怕也是我们这些年逾花甲之人这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然而，我们却又有些莫名的犹豫和恐惧，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以致从来睡眠极好的我们竟有些失眠。在我们记忆中的草原就像老人面庞上皱纹中显示出的岁月，尽管是沟壑纵横，却是一种原始的、苍凉的、

厚重的美。可是近年来从电视等媒体上看到的却是过度雕琢粉饰的景象,在现代文明逐步走进草原的同时,最初原始的雄浑博大、广袤无垠被无情地沙化了,甚至消失了。我们害怕中原有的美好记忆被破坏、撕碎,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将最初的印象永久地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使我们不致因失去它而懊悔后半生。

其实,从草原走出的当年的“知识青年”们是不可能忘记草原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几乎年年都要回到草原,从城市的喧嚣烦躁转无垠的静谧安宁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宁愿跋涉几千里去享受心灵净化的过程。有的人几经辗转,总觉得任何地方都不适合自己,最终干脆把自己的事业确定到了草原上发展,找到了一生的归宿。有的人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回到草原,过度的兴奋导致心脏病发作进医院抢救。还有的人身患绝症,坚持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草原上,一生一世都不再与草原分开。

我们是草原的儿女,这里是我们奉献了青春和爱的地方。这里也是我们的故乡,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谁不希望自己的故乡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足呢?我们最衷心地希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和所有关心草原、热爱草原的人们,请你们善待草原,精心呵护她

免遭欺侮，保护好草原环境，给我们的后人留下蓝天白云、绿草碧水，让她永远美丽！

我们想念你，锡林郭勒！我们祝福你，乌珠穆沁！！

（张榕原西乌旗达青宝力格牧场插队福建知青）

题记：

达青宝力格牧场的知青在网络上有一个自己的家园，叫达青搏克(<http://champwnd.bokee.com/>)，“说说草原”是我对草原生活的回忆、感悟，虽然零散，但不乏真情。

王乃东

说说草原 1

草原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是辽阔的天地，是风吹草地见牛羊，是天然美景。在我则是第二故乡，是确定我一生性格，奠定我人生基调的地方，我忘不了草原。

40年前，我是以盲流的身份到草原的，社会的变革将我变成了一个在北京居无住所、食无着落的流浪儿。幻想、信念在一夜之间彻底破碎。那时的我，胳膊似麻杆，小脑欠发达，惟有大脑中仅存的教诲，又全部被无情的现实映照得无比可笑！生存的希望何在？一片茫然……

孤身一人，10块钱的路费，两张糖饼，一张标明路线的小纸条，北京—承德—叶百寿—赤峰，一路扒(火)车；又从赤峰搭(汽)车经—乌丹—林西，到达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达青宝利格牧场。包括大雪封山等(大)车在内，路上整整走了7天，一路

上天是铁灰的，地是雪白的，风是刺骨的。

说说草原 2

直到今日，我对我的孩子从来不在财物上宠惯。

孩子 16 岁出国，我嘱咐最多的是：记住，咱是穷人！正因为如此，不能和别人比吃比喝比气派；正因为如此，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一定不要依靠家里。

2000 年，孩子到美国读本科，与他同期到美国去的一个读硕士的家长问我：你给孩子带了多少钱？我说 3000。那位家长说：钱这么少，孩子要受罪呦！我的回答是：这已经比允许携带的数量多了 1000 了。

不是我爱财如命，不是当时拿不出更多的美元，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爱护自己的孩子。在我的潜意识中，孩子是在自己解决自己生计的前提下成人的。所以会有这样的思路，源于自己在草原几年生活的经历。

当年插队的知青，如果家里给的钱多一些，无非是多回几次家，多到外面转一转，几年下来，仍旧一无所有，更有把家里插穷了的。当年就是因为我没有依靠，只好老老实实养活自己，结果在上大学的几年在同学中是个富户。要知道，那时我的年纪还没有儿子上大学时大！

应该说,几年草原上的生活,不仅受益于我,而且受益于我的儿子。儿子自 16 岁就在国外以全奖一直读书到现在,已经把向父母要钱视为耻辱。

不管别人怎样评价上山下乡,我感谢草原。

说说草原 3

1998 年,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30 周年,牧场的弟兄们决定回草原看看,于是一群人轰轰烈烈地开赴了锡林郭勒。那年我正主持一个中、英、加三国的“CHAMP”项目,没能随行。

回到北京之后,弟兄们一致谴责我没有回内蒙的罪行。据说到达达青总场的当天晚上,我插包的石守功家的小孩(已经不小了)骑马赶到驻地,听到我没有来的消息,大哭不止。王维真还专门为我带回了石守功的照片。

等到我 2000 年回内蒙的时候,到达牧场的第一件事是找到了石守功家,可惜他已经在前一年离开了人世。

直到今天我仍然常常梦到那个破烂、肮脏而且又温馨的蒙古包。老石是山西人,牧场的人都说他说汉语汉人听不懂,说蒙语蒙古人听不懂。尽管我插包的时候老石已有两个小孩,但他老婆生活能力有点差。